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一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

戶逸曰言已供神之室閑而清靜有眾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

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冥幸集也

綠葉兮素枝

逸本作芳菲菲兮襲予

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

夫符人自

有兮美子蓀何為

以字

兮愁苦

司命曰夫凡也蓀香草謂

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主之蓋自傷也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

逸曰夫人謂萬民也

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秋蘭兮青青綠葉

兮紫莖

逸曰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香益暢也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

兮目成

齊曰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親者為我脩道德爾謂初與已

善時逸曰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盛滿於

入不言兮出不

辭良曰司命神初與已善後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

良曰乘風載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

其形兒不可得見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樂後去君而悲也逸曰屈原思神畧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已當之也天下之

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荷衣兮蕙帶修而來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離之憂

兮忽而逝

向曰言神被服香潔倏忽往來終不可逢以喻君逸曰言司命被服香潔往來奄忽難當值也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帝之郊青雲之際將誰待

乎異君猶待已而命之逸曰帝謂天帝言司命之去暮與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已

汝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

陽之阿濟曰汝謂司命神也九河天河也衝風暴風也咸池星名天池也晞乾也陽阿日行處也言已願與

神俱沐髮於咸池而乾之於日者共為清絜也喻已與君俱行政教以治於國逸曰咸池星名也蓋天池晞乾也詩

云匪陽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望美人兮

未來臨風恍兮浩歌良曰美人神也以喻望君之使未來人謂司命也恍失意貌也言已望司命而未

登九天兮撫彗星又欲以孔雀翡翠毛為車蓋旌旗飛登于天撫掃彗星也言願將忠

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譏賊矣逸曰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旌旗言殊飾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

命乃昇九夫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

竦長劍兮擁幼艾竦長劍也擁幼艾也孫逸本作獨

宜兮為民正向曰竦執也艾長也孫香草謂神也言神若

神實宜為天下萬人之正者矣皆喻其君焉逸曰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持長劍以誅絕惡擁護萬人長

少使各得其命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正

少司命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翰曰言山鬼若在於

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為帶也薜荔菟

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

善窈窕良曰言山鬼見美既宜含睇又宜發笑子即山鬼

已忠誠而用之矣睇視也窈窕美貌逸曰睇微眇也言

鬼也窈窕好兒也詩云窈窕淑淑女言山鬼之兒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故來見其容也乘赤豹

芳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

濟曰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

又以芳香草木爲車旗者彌以自飾也 逸曰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神狸結桂旗與辛夷以爲車旗言

有香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銑曰所思謂君也喻已被帶忠

信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 逸曰石蘭杜衡皆香草也所思謂清絜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脩飾衆香以崇其神

屈原履行清絜以厲其身神入同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路險難兮獨後來

力知切 向曰幽深也篁竹叢也言已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道路險阻欲

與神游獨在諸神之後喻已不得見君讒邪填塞難以前進所以索居於此 逸曰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

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表獨立兮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亂後諸神

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

音 杳冥冥兮卷畫晦 翰曰表明也雖明然

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鄣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容雲出貌濟曰杳深也晦暗也卷語暮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

昏暗

逸曰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

東風

飄兮神靈雨

濟曰東風至神靈應之沛然而雨也此因言陰陽相感而有風雨自傷誠信不能感君也

逸曰飄風兒也詩云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知屈原自傷獨無和也

留靈脩兮憺忘歸

徒 歲既晏兮孰華予 上聲 良曰靈脩謂君也言君若能

除去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 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晏晚也言已宿

留懷王冀其遷已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 采三秀兮於山

間石磊磊兮葛蔓蔓

莫盤反叶韻 銑曰芝草一歲三秀磊磊石貌蔓蔓葛貌芝草仙藥采不

可得但見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逢諛諛者衆也 逸曰三秀謂芝草也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

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 怨公子兮

悵忘歸

向曰公子謂子椒也子椒知已忠信而不肯達之於君故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逸曰言所以怨公

子椒者以其知已忠信而不肯
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君思我兮不得間音閑向

相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
王時思念我願不肯以間暇之日召已謀議
山中入兮

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翰曰山中入

自言居山中以杜若為美飲清絜之水蔭貞實之木君亦
有思我之時而讒邪在傍起其疑惑也作起也
逸曰言

已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
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絜自脩飾君思我兮言懷

王有思我時然讒言雷填填兮雨冥冥後啾啾兮夜
妄作故令狐疑者也

鳴風颭颭兮木蕭蕭濟曰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啾後

政令煩也木蕭蕭喻人驚擾也
逸曰言已在深山之中
遭雷電暴雨後猴號向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

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後猴善鳴以
興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

者羣佞聚也後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颭颭也
颭颭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
思公子兮徒離憂

良曰思子椒不能用賢使國若此但使我羅其憂愁
也離羅也
逸曰言已恐子椒不見達故遂憂愁

山鬼

九章一首

翰曰原既放逐又作九章自述其志九義
與九歌同
逸曰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

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章著
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也

王逸注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銑曰衰退也原言少好
奇服異行雖年老而此

心不退
逸曰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衰憊
也已少好奇瑋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
帶長鋏

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五回反
向曰長鋏劍名陸離

貌
逸曰長鋏劍名也其所偃長劍楚人名曰長鋏也崔
魏高貌也言已內備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魏之

冠其高切
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而莫余知有兮字
青雲也

翰曰被猶服也明月珠名璐玉名言我冠帶佩服莫不盛
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溷濁無相知者 逸曰在背曰
被寶璐美玉也言已背被明月之珠腰佩 吾方高馳而不
顧 顧濟曰顧此上如此故高馳不顧 逸曰言時世貪亂遭
駕青虬兮驂白螭 類 濟曰願驂駕此螭而遠去也虬螭皆龍
賢人清白宜 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飡玉英 良
可信任也 重華舜也瑤圃玉英皆美言之言願得及聖君游於平代
外清朝而食其祿也 逸曰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圃
園也言已想侍虞舜遊玉圃猶言遇 與天地兮比壽與日
月兮齊光 銑曰言若得值於此時而我年德莫如是也哀
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於 善本作 江湘 向曰南夷謂楚
知我也濟渡也言渡水而去之 逸曰屈原怨毒楚俗嬖
害忠貞乃曰可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賢者也且明也濟

渡也言已也放棄以明且之時始逐渡江 乘鄂各渚而反
顧兮 欽 哀 秋冬之緒風 翰曰乘登也鄂渚地名反顧楚都
萬物比之謐使是以歎焉 逸曰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欽
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
而長歎之 步余馬兮山臯低余車兮方林 濟曰低捨也方
車堅奔在山野喻才行方義不被任用也 逸曰低捨也
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山臯無所驅馳我車堅牢捨於
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方壯 乘舲 音船 余上沅兮
誠可任用乘在山野亦無所施也 乘舲 音船 余上沅兮
齊吳榜 切 普孟 以擊汰 汰音太 良曰舲船名也吳榜船棹也
吳榜船櫂也汰水也言已始去乘客船西上沅湘之水士
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
也或曰齊悲 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 銑曰容與
留也回水回流也疑滯者戀楚國也 逸曰疑惑也滯留
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流使已疑惑有意

還之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向曰在渚辰陽皆地名自傷者也辰陽亦地名言已乃從枉渚宿辰陽自傷去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汜也辰時也陽明也言已將去枉曲之俗而處時明 等逸本作苟字 余念逸本無心字 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翰原自解之辭苟且也逸曰苟誠也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路在遠辟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病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入 渚浦余迴迴逸本作字 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濟曰浦類也迴轉迴旋也如往也至此迷惑思君之深也逸曰渚水名也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國雖循水涯意猶迷惑不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獫狁余之所居良曰冥冥知所之 之所居良曰冥冥 山峻高以蔽能處也逸曰草木茂盛非賢士之道徑 日兮銑曰日以喻君山以喻下幽晦以多雨 下幽晦以多雨銑曰言臣巧臣逸曰言嶮岨危傾也 幽暗多雨喻臣下望施恩惠以 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自樹也逸曰言暑濕泥濘也

而承宇

良曰霰雪無垠喻讒夫害政雲承於宇喻佞人滿朝垠畔也雲霏雪貌 逸曰陟永東之盛寒室屋

沉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喻臣霰雪以喻殘賊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

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惠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哀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也 哀吾

生之無樂兮逸曰遭遇讒 幽獨處乎山中逸曰遠離親戚而斥逐也 吾

不能變心而從俗兮逸曰終不易志隨枉曲也 固將愁苦而終窮逸曰

無聊身 接輿髡坤 首兮桑扈羸果 行良曰接輿楚狂接輿

刑其身避俗不仕桑扈隱者也解裳羸羸也首髡也首頭也自形體

人者皆因亂世故以自喻 逸曰髡剔也首頭也自形體

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衣羸袒效夷 忠不必用兮賢

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濟曰以亦用也伍子胥竭力於吳王夫差而賜劍自殺故云逢殃 逸曰

伍子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 比干菹莊

醢濟曰比干正諫於紂而剖其心故云茹醢 逸曰比干
紂之諸父於紂紂或姐已作糟立消池長夜之飲斷朝
步剖婦比干正諫紂怒姐凡曰聖入之心有七
孔於是力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茹醢也 與前世
而皆然兮逸曰謂行忠直而遇害若此于子胥者 吾又逸本此 怨乎今之人
銑曰言觀接輿桑扈伍子胥比干則我亦何怨此自抑之
辭也 逸曰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
國亡身當何為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向
復怨今之君乎 董正也豫猶豫也昏亂也言我但將守正道而不猶豫終
思其君使心錯亂以終其年也 逸曰董正也豫猶豫也言
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志不猶豫而有狐疑
也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涉江

卜居一首

翰曰原往太卜之家卜已宜何所居因述其辭 逸曰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已居俗何所宜行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三年

逸曰建去郢都處山林也 不得復見逸曰道路僻遠所在深也 竭智

盡忠

逸曰建造策謀披胸心也 蔽鄣於讒逸曰遇諂佞也 心煩意亂逸曰意憤悶也 不

知所從

逸曰迷也 往逸本作乃往 見太卜鄭詹尹濟曰鄭詹尹卜者姓名也 逸曰

替神明也鄭詹尹工師姓名也

曰余有所疑逸曰意惑也 願因先生決之逸曰斷也

也詹尹乃端策拂龜

良曰策著也立著拂龜以展敬也 逸曰整儀容也 曰君將何

以教之

逸曰君謂原也何以教者問其要也 逸曰願聞其要 屈原曰吾寧

惘惘

苦本款款曰吐詞請也志純也 朴以忠乎向曰朴質也 逸曰竭誠信

也將送往勞

去 來斯無窮乎向曰送往勞來隨俗高下也 以此二事問其所宜以下類

此逸日追俗人也不困貧也寧誅鉏草茅以力耕乎逸日刈蒿管耕稼穡也將游

大人以成名乎逸日大人謂君之貴幸者寧正言不諱以

危身乎逸日諫君惡將從俗富貴以媮俞生乎濟日媮樂

食重祿身安樂也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逸日讓官爵將足足些

貴慄柴斯喔握伊伊需需呢兒呢兒以事婦人乎斯日呢訾慄

所寵者逸日承顏色強笑嚙誦蜷局也寧廉絜正直以自

清乎逸日志如下將突吐梯滑骨稽如脂如韋以絜苦極

乎向日突梯滑稽委曲順俗也如脂如韋能滑柔也絜寧

昂昂若千里之駒乎行貌逸日志行高才絕殊也將泛

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與羣游也

彼上下也偷全軀苟自免也泛泛鳥浮貌逸寧與騏驥抗

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濟日騏驥抗軛喻與賢才齊列也

也逸日冲天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良日

爭食祿也驚鴨也逸日飛雲隅喙糠糟也此孰吉孰

凶何去何從銑日問詹尹吉凶之所從也俗逸本作溷困濁

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向日隨俗顛倒重小人輕君

貨行近讒使黃鐘毀瓦釜雷鳴翰日黃鐘樂器喻禮樂

雷鳴者驚眾也逸日讒人高張去賢士無名濟日高張居

居朝廷身于嗟嘿嘿于誰知吾之廉貞良日嘿嘿不言貌

別賢詹尹乃釋策而謝也逸日愚不能明曰夫尺有所短

逸曰騏驎寸有所長逸曰雞鶴知時而鳴物有所不足逸曰地虧東南角也智

有所不明逸曰孔子數有所不逮向曰逮及也逸曰神有

所不通逸曰日照也用君之心逸曰所念慮也行君之意逸曰本操也龜

策誠不能知逸本有字事逸曰不能史君之志

漁父一首翰曰漁父避世而隱於漁者也原因之而敘焉逸曰序曰漁父者屈原

之所作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恠而問之遂相應答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逸曰身逐也游於江潭逸曰戲水側也行吟澤畔逸曰履荆棘也顏

色憔悴逸曰古旱切黹力遲切形容枯槁考瘠瘦瘠也漁父見而

問之逸曰惟屈原也曰子非三閭大夫歟良曰三閭大夫原故官逸曰謂其故官何

故至於斯逸曰遭此患也原原曰世逸本有字皆濁逸曰衆貪鄙也我獨

清逸曰奮已也衆人皆醉逸曰或財賄也我獨醒逸曰廉自守也是以見放耳

逸本無耳字漁父曰逸曰隱士言也聖人不凝滯於逸本有萬字物逸曰

不困辱而能與世推移逸曰隨俗方圓世皆濁逸曰人貪委也何不溷胡

其泥而揚其波銑曰溷泥揚波稍隨其流也衆人皆醉

逸曰巧使曲也何不鋪晡其糟而歠昌其醕音離向曰鋪糟歠醕

飲飲也糟醕皆酒滓也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翰曰深

日從其俗食其祿也屈原曰吾聞之逸曰聖制也新沐者必彈

冠新俗者必振衣日拂土芥去塵穢也逸安能以身之察

察向曰察察潔白也受物之汶汶莫者乎向曰汶汶塵垢也

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逸曰自沉淵也安能以皓皓之

白蒙世俗之塵埃乎翰曰皓白喻貞潔塵埃喻黷汚也漁父

寬胡板爾而笑鼓枳而去濟曰寬爾微笑也鼓枳叩船也乃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良曰清喻明時可以脩

水名也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統曰濁喻世可以

抗足遠去也遂去不復與言逸曰合道真也

九辯五首逸曰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

陳說道德以變說居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向曰玉屈原弟子惜其師忠信見放故作此辭以辯之皆代原之意九義亦與九歌同

悲哉秋之為氣也逸曰寒氣聊蕭瑟兮草木搖落兮逸本

字而變衰翰曰蕭瑟秋風貌言屈原在見放逐其情如秋

令促急風疾暴也華葉墮零肥潤去也形體易僚了慄栗

兮濟曰僚慄猶悽愴也若在遠行逸曰遠客出登山臨

水兮逸曰外高遠送將歸逸曰族親別沈寥兮濟曰沈

貌也天高而氣清逸曰秋天高朗

也或曰蕭蕭條條無雲貌也天高而氣清逸曰秋天高朗

老而水清良曰潦雨水逸曰溝無溢潦百川靜也言

千悽增欷虛兮逸曰悽愴悲痛貌欷泣歎

薄迫也有似迫寒之傷逸愴愴憤廣恨朗今去故而就新

向曰愉悅憤恨皆悲傷也去故就新別離也逸坎塙敢兮

曰中情愉悅意不得也初會鉏鋹志未合也

翰曰坎塙困窮也逸曰數遭患禍身困窮也

也而志不平逸曰心常憤

羈旅而無友生逸曰遠客寄惆悵兮良曰惆悵悲哀也

也而私自憐逸曰自憐傷也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

聲曰將入大海飛也翩翩飛貌寂寞無聲也

而南游兮逸曰雄雄和鵙雞啁交嘶害而悲鳴向曰嚙嚙

也逸曰奮翼呼而低昂也夫燕鵙遇秋寒將穴處而懷懼

候鴈鵙鵙喜樂而逸豫言無有候鴈鵙鵙之喜而有鵙燕

之憂獨申且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行也申至宵夜征

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

我牀下是其時疊疊尾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過中謂漸衰暮也蹇語辭也念已將老淹留草澤無所成

者也逸曰年已過半日進往也疊疊進貌也詩曰疊疊

文王也離久壽考無成功也

悲憂窮蹙兮過愁懼惶也獨處廓良曰廓空也謂已窮

逸曰孤立特

止居一方也有美一人兮良曰美人謂君也逸心不繹

良曰繹解也言思君之心常不解去鄉離家兮逸曰背違

也鄉來遠客曰去郢南征濟沅湘也逸超逍遙兮遙無所依

遊逝離州域也今焉薄曰欲止無賢皆讒賊也逸專思君兮

逸曰執心壹不可化向曰化變也逸曰同君不知兮逸曰

淺短志可奈何逸曰頑囂難蓄怨兮積思逸曰結恨在心

迷惑

煩懣徒兮忘食事翰曰懣憂也言思君煩憂忘其願一見

兮道余意良曰願一見君道忠信之意君之心兮與余異

兮心悲濟曰竭去也將去歸國而君不見察故心悲也倚

結幹零兮太息銑曰軛車重軛而啼泣也涕潸潸兮霑軛銑曰

涕流貌軛車上所憑者慷慨絕兮不得中暫亂兮迷惑

逸曰泣下交流濡齒帶銑曰軛車重軛而啼泣也涕潸潸兮霑軛銑曰

銑曰歎與相絕而不見使中昏亂迷惑也私自憐

兮何極翰曰自憐失若也極窮也心怛怛昔兮諒直然

心存諒直終日不足也怛怛心不足貌逸曰者行忠正無所告也

皇天平分四時兮逸曰何宜春竊獨悲此凜秋濟曰言秋

萬物搖落喻已為讒邪所害是以播遷白露既下降百草

兮奄離披此梧楸良曰言秋氣傷物之甚也奄同離羅也

姓材木喻賢人逸曰萬物羣生去白日之昭昭兮銑曰

將被害也病傷茂木人受刈也去白日之昭昭兮

窮也逸曰求處離勞藹之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向曰

盛貌言離去芳盛之德方壯之年使余委棄而悲愁也秋

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翰曰喻暴虐相濟為

君不弘德而嚴令刑收恢台之孟夏兮濟曰夏以長物恢

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

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令大

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闇下僞用法殘虐則貞良被

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衰樹興於

仁賢早遇霜露懷德然坎條例而沈藏濟曰坎條陷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

使陷止沈藏但以秋氣殺物矣皆喻楚之君臣葉菸於

邑而無色兮枝煩拏居而交橫傷壞也煩拏慢亂也逸

日顏容變易而蒼黑顏淫溢而將罷兮積漸也罷毀也淫溢

柯條糾錯而則疑也柯條糾錯而則疑也而痿黃凋曰柯枝也痿黃葉

瘦無潤澤也柯妨罔無佛貢而痿為黃凋曰柯枝也痿黃葉

皮乾萌櫛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預傷向曰萌櫛

落兮難將或毀落也紛糝衆雜也言思刻邪衆恨其失時而

無當當又恨失其明時不與賢君相擊逸本作駢轡而

下節兮濟曰為此擊轡按節徐行游涉草澤也下聊逍遙

以相伴齊曰逍遙相伴游涉貌逸歲忽忽而道盡兮恐余

壽之弗將良曰忽忽運行貌將長也逸曰年悼余生之

不時兮銑曰悼傷也不時不遇明時逢此世之任王攘羊

銑曰任攘憂懼息逸曰澹容與而獨倚兮向曰澹容與

卒遇譖譏而遽惶也澹容與而獨倚兮徐步也倚立

也逸曰梵梵獨蟋蟀鳴此西堂已與蟲並也心怵惕而震

立無朋黨也蟋蟀鳴此西堂已與蟲並也心怵惕而震

蕩兮翰曰怵惕震蕩目驚動也何所憂之多方端也逸

曰內念君父仰明月而大息兮逸曰上告昊天懇神靈也步列星而極

明濟曰極至也逸曰同覽九天步列星而極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猗倚本女綺反逸乎都房良曰

敷布也猗猗盛兒都大房花房也喻君初好善布德有如

此也逸曰蕙草芬芳以興在位之賢臣被服盛飾於宮

殿也旖旎盛兒也詩云旖旎其華何曾華逸本無之無實兮逸曰外兒若

從風雨而飛颺欲而回傾也大風為號令雨為德惠故風以為君獨服此蕙兮卷

無以異於眾芳向曰我謂君獨好美行乃無異於人之心

而高明乃與佞臣之同情也閔奇思之不通兮向曰閔自傷也奇思謂

策無由將去君而高翔向曰高翔遠去也逸曰心閔憐之

慘悽兮濟曰心之憂傷願見君而自明慘願一見而有明

逸曰分別忠重無怨而生離兮良曰重念也自念無怨各

心與偽惑也中結軫而增傷良曰心中結怨軫憂而憎悲傷

放逐也豈不鬱陶而思君兮逸曰憤念蓄君之門以九重

見君而君門深遽不可至也猛犬狺狺而迎吠扶兮向

逸曰門闔扃閉道路塞也猛犬狺狺而迎吠扶兮向

猛犬狺狺而迎吠扶兮向

得進也逸曰讒佞謹呼而在側也關梁閉而不通向曰

人承指呵問急也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向曰霖多雨也

澤深也右土何時兮得乾向曰右土也地也逸曰塊獨守此無

澤兮仰浮雲而求歎平聲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

逸曰不蒙恩施獨枯槁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

七故反濟曰喻僞詐偽棄忠正易置禮法也錯置也

逸曰世人辨慧造詐偽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

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却騏驥而

不乘兮濟曰騏驥良馬喻賢才也策駑駘而取路良曰

賢才而親不肖也駑駘喻不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

善御銑曰言豈無賢才但君不能用也御謂御馬者見執

轡者非其人方故駒跳條而遠去向曰言見君非好善之

駒即驥驥也跳走貌逸曰遭值桀鳥鴈皆喙所甲反逸

紂之亂昏也被髮為奴走橫奔也

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翰曰喻不肖者食祿則賢人高

水草也逸曰羣小在位食圖負鑿而方枘沛兮吾固知

其鉏舉鋤而難入濟曰若鑿圓穴斫方木內之而必參

進鉏鋤相踈貌逸曰正直邪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逸

有獨遑遑而無所集良曰喻羣邪皆有其位賢才竄逐獨

並進處官爵孔子願銜枚而無言兮掌被君之渥洽銑曰

棲棲而困厄也逸曰羣佞

欲不言而自奔為昔者嘗受君之厚澤故復不能已銜枚

所以止言者也渥厚也洽澤也逸曰意欲括囊而靜默

前蒙寵遇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十而窮困遭西伯而用之當未遇之時故無匹偶而與相

合也言已所以奔逐者其行亦不與君意同也逸曰呂

尚耆老然後貴遭謂驥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向曰驥

值文王切冠世也

在於良樂鳳皇安棲在於聖明自前時無知已變古易俗

也逸曰躊躇吳坂遇伯樂集棲梧桐食肉實也

兮世衰濟曰言代表之時則必變古之法改今之相者兮

舉肥濟曰將相士而用蓋舉肥美者不言其才行此疾騏

驥伏匿而不見兮仁賢幽處鳳皇高飛而不下智者遠逝

鳥獸猶知懷德兮逸曰慕歸堯何云賢士之不處逸曰上

歸父玉也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逸曰干木闔鳳亦不貪餒於而

妄食逸曰顏闔鑿君奔遠而不察兮逸曰介推割雖願忠

其焉得也良曰皆喻已也服御也饒食欲寂漠逸本作而絕

端兮良曰寂寞止息見逸曰竊不敢忘初之厚德濟曰言

爾逸曰君不能忘居昔之厚德獨悲愁甚傷人兮逸曰思

摧肺馮字鬱鬱其何極向曰憑鬱鬱愁心滿結止極

也歲

招魂一首

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絜兮身服義而未沫

音昧 濟曰朕我幼少

逸曰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絜沫已也言我主此盛

德兮牽於俗而蕪穢良曰主守也言已主執仁義忠信之

得進逸曰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已施行常以

無所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罹殃而愁苦銑曰上君也考

曰考校也殃禍也言已履行忠信而遇闇主帝告巫陽曰

上則無所考校已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帝告巫陽曰

以爲辭端逸曰女曰巫陽其名也曰有人在下我欲

輔之宋玉上設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

原在於下方我欲輔冤魄離散汝筮與之筮與之翰曰著曰筮使

招其魂使復其精神逸曰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史也

所以經緯五藏保守形體也著曰筮尚書曰史之著龜言

天帝哀閔屈原冤離離散身將顛沛使巫陽對曰掌夢曰

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

巫陽對天帝言招魂者上帝其命難去從逸曰言天帝難
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上帝其命難去從逸曰言天帝難
使巫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字有不能復用巫陽焉陽對
天帝去招魂者乃堂夢官之主也帝既難從志欲使陽若
必筮而招之恐後代憊怠去卜筮之法但以招魂為事陽
意不欲以筮與招相次而行以為不筮而招亦足可也
逸曰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
之恐後世怠憊必去卜筮之乃下招曰逸曰巫陽受天帝
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乃下招曰之命因不招屈原
之魂魂兮來歸逸曰還歸去君之恒幹何為今四方些
反良曰君謂原也恒常幹體也言原魂何為去常體游
四方些辭也逸曰易曰貞者事之幹也言魂靈當扶人
養人何為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
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實零也或曰去君之恒閉閉里
也楚人名捨逸曰作君之樂處而懼彼不祥些銑曰捨去
里曰閉也捨舍字君之樂處而懼彼不祥些也懼羅也
逸曰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國饒魂兮歸來東方
樂之處陸離是不善之鄉以觸眾惡也

不可以託些逸曰託寄也論語曰不可以託六尺之孤言長
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以託寄身也長

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向曰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求魄而食
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翰曰鑠融
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也逸曰代

上也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彼皆習之
更也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彼皆習之
魂往必釋些翰曰謂熱也彼方人皆慣習之而得不毀魂
魂往必釋些往彼必見消釋逸曰釋解也言彼十日之

處自習其熱魂行歸來逸本作不可以託些逸曰言魂宜
到身必解爛也歸來逸本作不可以託些逸曰言魂宜
不可託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逸曰言南方之俗其
附而居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人無俗不可久留也

雕題墨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良曰南方人鑊
醢肉醬也雕鑊也題額也逸曰雕畫也題額也醢醬也
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常食龜蚌得人之肉用

祭先祖復以蜺祖蜺秦秦巾封狐千里些向曰蜺蛇毒蛇
其骨為醢醬蜺祖蜺秦秦巾封狐千里些名秦秦聚貌封

狐大狐也其長千里逸曰蝮大地素素積聚之兒封狐
 大狐也言炎土之氣多蝮蝮積聚素蝮爭欲齧人又有狐
 徒走千里求食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不可逢遇也濟
 虺亦蛇名也九首九頭也倏忽疾貌益其心助其毒也
 逸曰倏忽疾急兒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
 喜吞人魂魄以益魂兮歸來不可以逸本無久淫
 其賊害之心也些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言魂兮歸來西方之害
 些濟曰淫淹也一逸曰淫遊也言魂兮歸來西方之害
 流沙千里些逸曰流沙滑滑晝夜流行從廣千里又無舟航
 者旋入雷泉藥散而不可止些轉入雷公之泉其體靡碎
 而尚不得休止逸曰旋轉也泉室也靡碎也言欲涉流
 沙則回入雷公之室運轉而紆雖靡碎尚不可得休止也
 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翰曰幸得免此處其外則曠野餘
 雖得免脫其外得有曠赤蟻若象玄蜂若蜚些與蟻有犬
 遠之野無人之土也

不可以託些逸曰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言長
 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以託寄身也

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向曰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求魄而食
 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翰曰鑠融
 何主求人魂而食之也

更也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彼皆習之
 上以次更行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為銷釋

魂往必釋些翰曰謂熱也彼方人皆慣習之而得不毀魂
 往彼必見消釋逸曰釋解也言彼十日之

處自習其熱魂行歸來逸本作不可以託些逸曰言魂宜
 到身必解爛也

不可託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逸曰言南方之俗其
 附仰居

雕題墨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良曰南方人鑊
 醢肉醬也雕鑊也題額也逸曰雕畫也題額也醢醬也

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常食龜蚌得人之肉用
 祭先祖復以螻祖螻秦秦巾封狐千里些向曰螻蛇毒蛇

其骨為醢醬螻祖螻秦秦巾封狐千里些名秦秦聚貌封

狐大狐也其長千里逸曰蝮大地素素積聚之兒封狐大狐也言炎土之氣多蝮蝮積聚素蝮爭欲齧人又有狐
徒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濟
虺亦蛇名也九首九頭也倏忽疾貌益其心助其毒也
逸曰倏忽疾急兒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
喜吞人魂魄以益魂兮逸本作歸來不可以逸本無久淫
其賊害之心也魂兮歸來不可以以字久淫
些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言魂兮歸來西方之害
流沙千里些逸曰流沙滑滑晝夜流行從廣千里又無舟航
者旋入雷泉塵散而不可止些轉入雷公之泉其體靡碎
而尚不得休止逸曰旋轉也泉室也靡碎也言欲涉流
沙則回入雷公之室運轉而紆雖靡碎尚不可得休止也
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翰曰幸得免此處其外則曠野餘
雖得免脫其外得有曠赤蟻若象玄蜂若蠱些翰曰言蟻
遠之野無人之土也赤蟻若象玄蜂若蠱些與蟻有大

知此壺器名逸曰蟻蚍蜉也壺乾瓢也言曠野之中有
赤蟻其大如象又有大飛蜂腹大如壺皆有蠱毒能殺人

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濟曰西極之人但食管草逸曰柴

五穀其人但食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良曰爛人言熱

土溫暑而熱焦爛人身肉渴仿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

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

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

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

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

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

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

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仿忙伴無所倚廣大無所極

遊曰啄齧也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一夫九首拔木九千

些良曰又有多力之夫一身九首從我狼從恭目往來侏

侏些些侏侏從堅也侏侏衆貌逸曰侏侏行聲也詩曰

欲侏爭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而向曰懸人之首以為嬉樂

投擲也言射狼得人不得即啗食先懸其頭用致命於帝然

後得眠逸本作些眠也致送也送人之命於天帝然後得

命於天帝然後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逸本有此二句

危殆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所治處逸曰幽都地

下后土所治也地土伯九約其角鬻鬻疑些良曰約屈也

諸侯也其身九屈其角銘利而觸害人鬻鬻銘利見也地有土伯

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敦肱妹血拇逐人駢駢些敦厚

也肱背也拇指也逸曰駢駢走良也言土伯之狀參目虎

首其身若牛些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矣此皆

甘人歸來歸來二字恐自遺災些甘美遺興也逸曰甘

美也災害也此物食人以魂兮歸來入脩門些郢城門使

為甘美楚必自害不旋踵魂兮歸來入脩門些郢城門使

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逸曰脩門郢城

使還工祝招君背行先些良曰工祝良巫也君謂原里良

之巧也男巫曰祝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辭秦篝侯齊縷鄭

綿絡些秦人織其篝落齊人作縷縷繫也言為君縷作衣乃使

妙逸招具該備求嘯呼些向曰言撰設招魂之具無不

逸曰該亦備也言撰設其義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陰主魂陽主魄故必嘯呼以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曰反還也故古也言天

地四方多賊些翰曰言天地四方多賊害惡人君魂不可往也逸曰

賊害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熒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為賊害也

像設居君字室靜閑安些翰曰言為君於此造設室宇結像

像法也無聲曰靜空寬曰閑言乃為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在之處清靜寬閑可安樂之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濟曰邃深宇室檻欄層重也軒檻樓上板

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層臺累榭臨高山些

良曰層累皆重也臺上有木曰榭逸曰有木謂之臺無

木謂之榭言復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顯眇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

高山而作臺榭也網戶朱綬刻方連些統曰織網於戶上

鏤橫木為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逸曰網戶綺文鏤也

朱丹也綴緣也刻鏤也橫木關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

鏤綺文朱丹其椽雕冬有突烏夏夏上胡雅室寒些

突夏重屋冬月居之使以溫也夏則居於深室之中使以寒涼

逸曰突複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也夏室

寒些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突溫室谿逸本作谷徑復

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也

翰曰徑往復反也逸曰流流潺湲些翰曰潺湲流兒

源為川注谿為谷徑過也

微導川水經過國庭回通光風轉蕙汜崇蘭些濟曰言

反覆其流急疾又潔淨也

氣轉汎薄於蘭蕙之叢崇高也逸曰光風謂雨已日出

而風草木有光色轉搖也汎猶汎汎搖動兒也言天霽日

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經堂入與烏朱塵筵些

良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

與室也塵承塵也言風日蘭蕙經入於此矣逸曰西南

隅謂之與朱丹也筵席也詩云設筵設机言外殿過堂入

房至與處上則有朱畫承慶下則有筵簟好席可以砥旨

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承塵薄壁曼延相連接也

砥旨

室翠翹桂

音卧善本從系

曲瓊些

銑曰以磁石為室取其平也又

挂之於中逸曰抵石名翠鳥名也翹羽也結懸也曲瓊玉鈎也又

鈎也言內卧之室以磁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

飾玉鈎以懸衣物也或翡翠珠被爛齊光些

曰儷室謂儷曲房也翡翠珠被爛齊光些向曰言以珠

爛然相齊逸曰雄曰雌唯曰翠被衾也齊同也言牀上

之被則飾以翡翠之羽及與珠瓊刻畫衆華其文爛然而

同光翦弱阿拂壁羅幃張些

羅幃曰以翦席替壁之曲張

逸曰翦翦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羅綺屬也張施也言

房內則以翦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施羅幃輕且涼也纂

組曰綺縞結奇璜些

濟曰纂組縵帶也縞練也言帳中用

逸曰纂組縵類也璜玉名也言幃帳之細皆室中之觀多

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為帳惟者也

珍恠些

良曰恠異也逸曰金玉為珍恠異為恠言從

觀房室之中四方珍琦玩好恠物無不畢具蘭

膏明燭

銑曰蘭練膏取其香也華容備些

銑曰華容謂美

人也逸曰容

兒也日暮游宴然香蘭之膏張施明燭觀二八侍宿射亦

其鎡鏃雕鏤百獸華奇好備也鎡都定切

逸代些

代向曰又使好女十六人侍君冥宿君或狀之則逸

之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十八歌鍾二肆也射狀也詩云

服之無射逸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侍君宴宿意有狀倦則

使更相代也或九侯淑女多迅眾些

翰曰九國諸侯淑善

曰逸代夕暮也

於此逸曰淑善也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

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心齊疾勝於衆人也盛鬋咨不

同制實滿宮些

良曰鬋鬋也制法也盛飾聖鬋其制不同

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容態

髮下鬋形兒詭異不與衆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

好比順彌些

逸本作些

和順次以相代也逸曰態姿也

比親也彌久也言美女衆多其貞齊同姿弱顏固植審其

態好美自相親比承順上意久則相代

有意些銑曰固堅植志也審正言貌也言美女內多廉耻弱

顏易愧心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謇然言中禮意者也嬌苦客脩態組直洞房些良曰

脩長組竟洞深也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兒姁姁好多意長智羣聚羅列竟於

洞達備蛾眉曼萬睪目騰光些翰曰曼長睪睪兒騰發

曼澤時睪睪然視精光騰馳驚感人也也靡顏膩吏理遺

視聯些見其瞳子逸曰靡纖也聯目中瞳子言目清澈燭然

也言美女顏容脂緻身體夷滑中心也離榭脩幕侍君之間

閑些侍君而閑靜逸曰離別也脩長也幕大帳也間靜

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觀長也翡帷翠幃飾高堂些鏡曰以

帷帳也也逸曰言復以翡翠之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向

羽雕飾幃帳之高堂以樂君也也沙版謂以丹砂畫於軒版又黑玉飾于屋梁逸曰紅赤

兒也沙丹沙也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瑩色令之紅白又

以丹沙畫飾軒版承以仰觀刻桶角畫龍些翰曰桶椽

龍些之文也逸曰言仰視屋之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言坐

接擦皆刻畫龍些而有文章也也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言坐

於堂上俯伏欄檻之下臨曲池以觀水物逸曰檻楯也芙蓉

始發雜芰荷些連華也芰菱也荷芙蓉之莖逸曰芙蓉

芙蓉始發其芰菱雜錯羅列而生俱盛茂也也紫莖屏風文

日倚荷立生特倚也也辭古買切若古戶切也紫莖屏風文

綠些逸作波些向曰屏風水草名其莖紫色風起吹之生文

生於池中也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緣其葉而生也文異豹

也或曰紫莖言荷葉紫色也也屏風謂葉鄭風也也文異豹

飾侍陂些向曰陂陁長階陞也侍從也人皆衣虎

豹猶虎豹也陂陁長陞也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異采之

中軒輶涼既依步騎羅些翰曰軒輶車名低也也羅列也

徒行為步乘馬為騎羅列也言官屬之車蘭薄戶樹瓊木
說已屯止步騎士眾羅列之陳埃須君也
離些自蔽瓊者美言也薄言夾戶種藁蘭又栽木為藩離以
言所造舍種樹蘭蕙附於門戶外以魂兮歸來何遠為些
王木為其離落守禦堅重又芬香也
良曰言此足可安居何用遠去為
也逸曰遠為四方而不歸也
宗寒也言君九族室家以眾盛人人曉味故飲食之多方
道也言君九族室家以眾盛人人曉味故飲食之多方
也**稻粱**子穠側麥挈尼黃梁些也黃梁穀名言為飯則用
粳稻稷稷擇麥以黃梁米和稷使香滑也逸曰稻稷也
粳稷也穠擇也擇麥中先熟者挈稷也言飯則以稻稷稷
擇新麥稷以黃梁和柔濡且香滑**大苦鹹酸辛甘行些**翰曰大苦鼓也酸
也甘蜜也皆和之使其味行也逸曰辛謂椒薑也甘謂
飴蜜也言取鼓汁調和以椒薑鹹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
味皆發而**肥牛之臄**言紀臄音而逸若芳些
而行之也

筋頭也臄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臄和酸若苦陳吳羹些
熟之則臄美也臄蘇本切臄仁珠切
良曰吳人善作羹和調甘酸其味若苦而後甘者也**濡鼈炮**蒲
吳人工作羹和調甘酸其味若苦而後甘者也
羔有蔗逸本作**漿些**蔗之汁以為漿也逸曰羔羊子也
拓謂蔗也言復以飴密濡鼈炮羔令
之爛熟取諸蔗之汁以為漿飲也
鵲酸臄子鳥煎鴻鵠
些向曰臄臄也逸曰臄小臄也鴻鵠鵠也言復
以酢醬烹鵲為羹小臄臄也
煎熬鴻鵠令之肥美之也
翰曰臄烈而爽敗也露雞棲雞也鵲大龜也又以為臄其
味辛烈而不過敗也逸曰露雞棲雞也鵲大龜也
菜曰臄鵲大龜也楚人名羹曰爽言乃復烹也**拒救女蜜**
露棲之肥雞臄鵲之肉其味清烈不敗也
餌有饅張皇些饅饅日拒救以密和米煎作之又持黍作
拒救持黍作饅又有**瑤漿密勺**酌實羽觴些良曰瑤漿玉
美饅衆味甘具也

實滿也。觴酒器也。插羽於上。逸曰：瑤玉也。勺沽也。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觚也。言食已復有玉漿以密沽之。滿羽觴以漱。挫宗糟凍飲耐省清涼些。銑曰：挫捉糟酒滓也。夏飲之可以

使清涼也。逸曰：凍水也。耐醇酒也。言盛夏則為覆感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水上，然後飲之，酒寒清涼。又長味。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此味又有瓊玉之漿。逸曰：酌也。酒外也。言酒尊在前，華酌陳歸來，逸本更有反故室敬而

無妨些。翰曰：君宜歸於此，故使子孫敬養而無妨害。逸列復有玉漿恣意所用者也。歸來，歸來二字。反故室敬而承事恭敬長。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騰既進，賓主之情未通，則女樂已羅列於前。逸曰：魚肉為肴，羞進也。言肴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殷勤，未通則女樂列堂下。陳

鍾按鼓造新歌些。良曰：按猶擊也。逸曰：按徐也。言乃奏樂作音而撞鍾徐鼓造為新曲之歌。與衆絕。涉江採菱發陽。逸本作荷些。楚歌曲名，荷當為阿皆

逸曰：楚人歌曲也。言已涉彼大江南入湖池，采取菱芰發揚荷葉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美人既醉，朱顏酡些。美向曰：酡，醉色也。逸曰：朱赤也。酡，著也。言嬉娛字。光眇視目曾波些。翰曰：嬉戲也。言美人既為戲

水波。逸曰：嬉戲也。眇，眇也。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願望嬉戲身有光文，眇視曲躬，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濟曰：文謂錦繡也。纖謂羅縠也。麗美兒也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顯也。言美

女被服綺繡，曳羅縠其容，靡麗誠獨恠奇也。長髮曼鬋，賤豔陸離些。良曰：曼澤也。鬋，鬋也。豔，陸離美兒也。逸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工結。二八齊容起

鄭舞些。銑曰：使美女十六齊為容儀，起為鄭國之舞。逸曰：齊同也。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被服同飾，奮袂振起而舞也。紕甚若交竿撫案下些。向曰：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紕，甚也。若交竿撫案下些，向曰

也。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紕，甚也。若交竿撫案下些，向曰

也。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紕，甚也。若交竿撫案下些，向曰

也。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紕，甚也。若交竿撫案下些，向曰

襟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竿也以手撫按其節而徐行也逸曰撫抑也言舞者便旋衣袂掉搖圓轉相鈞狀如交竹竿以抵竿瑟狂會損田鳴鼓些些也逸曰言衆樂案而徐行者也

竿瑟狂會損田鳴鼓些些 濟曰衆樂並鼓以進入音爲之節也

宮庭震驚發激楚些 逸曰言衆樂並奏而庭宇震駭又作激楚之聲逸曰激清聲也言衆樂並會宮庭之門莫不震動驚駭復作激楚之聲以發其音也

吳歛 俞蔡謳秦大呂些 銑曰吳蔡秦皆國名歛謳皆歌大呂律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乃復使吳人歌謳蔡人謳吟進雅樂奏大呂五音六律聲和調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斑其相紛些 向曰士女相樂綵斑然相亂不拘禮節逸曰言醉飽酣樂合尊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組綵也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嚴放其冠纓

鄭衛妖玩來雜陳些 翰曰鄭衛國名妖玩美好之女陳列也言鄭衛二國復遣妖玩好也妖玩好女也雜陳也陳列也言鄭衛二國復遣妖玩好

女來雜陳俱俱**激楚之結**吉獨秀先些 良曰激感也結頭髻坐而陳列之

於服飾其髻形能感楚人之心故秀異而先進於前逸曰秀異也言鄭衛妖女工於服飾其髻殊形能感楚人故秀異獨前而

菀 蔽象基有六博 逸本作些 良曰又作六博

著也各投六著行立基故謂之六博矣逸曰菀玉蔽篋六博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博

今曹並進道相迫些 銑曰曹耦

適急也言務以求勝逸曰曹耦也適亦迫也言分曹列耦並進校巧投著行基轉相適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並進者謂並

成龜 逸本作而牟呼五白些 牟言基也龜

當成於牟又呼五白以助博也五白博齒也逸曰五白博齒也言已基已梟當或牟勝射張食基下逃於窟故呼

五白以助 晉制犀比二費白日些 翰曰制作品集也言使

集犀角以爲飾如白日之光費光兒也言晉國工作博基著比集犀角作也此集者也費光兒也言晉國工作博基著比集犀角

純黑為驪結連也四馬為駟也齊同也言屈原嘗與君懸俱獵於此官屬駕駟馬或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

火延起兮玄顏些向曰懸火懸燈也言從君夜獵懸燈林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天使黑色也步及驟

處兮誘騁先翰曰言獵時有徒步有走驟者有處止者已獨馳騁為先導之誘導也逸曰驟走也處

止也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有步行老有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已獨馳騁為先導也抑驚若

通兮引車右還音旋使順通獵事引車右轉以遮禽獸還轉也與王趨夢兮課後先良

逸曰驚馳也還轉也言抑止馳騁也與王趨夢兮課後先良者順通共護引車右轉以遮禽獸也

楚人名草中為夢言與君王俱獵趨於夢草之中課獵者後至先至逸曰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為夢中左氏傳曰

楚大夫闕伯比與鄭公之女淫而生子弃諸夢中言已君與懷王俱獵趨於夢澤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

○**王親發兮憚青兒**徐好反王親射青兒憚懼也青兒

我佐君殺之言昔時掌侍從今遭放奔益自傷也逸曰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兒牛而不能制也言

掌侍從君田獵今乃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向曰朱明日放逐歎而自傷閔也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也言日夜相

承四時不得淹止逸曰承續也淹淹久也言歲月皇蘭

被徑兮斯路漸子廉反翰曰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久處當急來歸也

久處山野而君不用亦將殘害矣逸曰阜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被徑路人無采取者

水卒增溢漸沒其道將棄捐也以言賢湛湛江水兮上有

人久處山野君不事用亦將墮顛也

楓音風惠而見放逐不如水之得所矣逸曰湛湛水負楓木

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已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如樹木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中鳥獸所聚

不可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良曰春時草短目窮千里益傷居也其心逸曰言湖澤博平春時

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條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滌蕩愁思之心

魂兮歸來

心蕩條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滌蕩愁思之心



○三葉垂三葉ハ上ヨリ下シ垂ルト云三葉ハ三葉ヲ順ヒシカニ至我ハ賤人ナリ人ニ交ルモ也故ニ是レ彼ヲ
所慕易シ者也○成根欲性ハ業ヲ教シ守ルニ我ニ性也性有使是レハ性也習使作性ト云リ

哀江南銑曰欲使原復歸于郢故言江南之地可哀如此
地僻遠山林嶮阻誠可哀傷不足憂也

招隱十三首

逸曰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之所作也

招隱士之賦以歎其志也

劉安

客數千人後謀反自殺招隱士者淮南小

山之所作也初安好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辭賦以類相次或補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小山之徒傷屈原與隱處山澤無故作招隱之賦以章其志逸同向注

王逸注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翰曰桂香木喻屈原忠良而竄在草澤逸曰桂樹芬香以興原之忠良

也遠去朝廷而隱藏也

偃蹇連卷

權

兮枝相繚

居休反

濟曰皆桂樹之美兒亦喻原之

美行

逸曰容兒美好德茂盛也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輔賢君棟幹也

山氣龍孔從

則兮

良曰龍巖雲氣兒

逸曰岑

石嵯峨

良曰嵯峨高兒

峻蔽

谷嶺兮

銑曰嶺險阻也

逸曰嶺嶮峻兒

滑切

水增波

說曰浦流迅疾也

獲狄

余

群嘯兮

虎豹

胡曰高反

皆聲也

歎原於山中與此為偶也

逸曰禽獸所居志樂佚也猛獸爭食欲相齧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嶮阻非若

賢者之偶也

攀援桂枝兮

聊淹留

良曰援持也

行淹留

於此以待明君

逸曰登引

王孫游兮

不歸

原與

楚同姓

故云王孫

逸曰隱士避

春草生兮

萋萋

濟曰萋

也垂條吐葉紛榮華也

歲暮兮

良曰歲暮喻老也

不

也

自聊良曰不自聊心煩憂也逸
聊曰中心煩亂常含憂也
螻蛄鳴兮良曰螻蛄夏蟬
也逸曰螻蛄夏蟬得

也
垓烏朗方軋翰曰雲霧暗也山曲佛銑曰盤屈也心淹

罔音勿兮音勿湯音勿濟音勿失志音勿慄音栗兮音栗慄音栗良音良曰傷切音良虎音虎

攢刺也
 人上慄
 向日慄戰也
 日恐變色也
 逸
 嶽欽
 欽
 崑
 吟
 碯
 綺
 礮
 蟻
 兮
 碯
 欺
 永

糾音交兮音交茂音交骨音交日音交錯音交扶音交疎音交枝音交葉音交盤音交紆音交覓音交輪音交橫音交枝音交也音交逸音交日音交濟音交

靡隨風兒逸曰草
木列居隨風披敷
白鹿麕
筠居麕
加
芴或騰或倚
麕曰白鹿
麕麕皆獸

曰頭角
 淒淒兮漼漼
 潤兒逸曰
 淒淒漼漼
 毛衣若濡
 獼猴

爲心也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非君子所
處也欲使原歸於郢逸曰哀已不遇也從此已上皆陳

配託香木誓同志也**聊淹留**逸曰踟躕徘徊待明時也**虎豹闐闐**逸曰殘賊之獸忽急怒也**熊羆**

奔走亡其曹良曰曹耦也務述山中不可居而使王孫兮

文選卷第三十三 終

文選卷第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發八首

七發八首

善曰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

銑曰漢書云枚乘字叔淮南人也善屬辭賦爲吳王濞郎中令吳王反乘諫不從乃

事梁孝王孝王薨歸於淮陰武帝即位知其賢以蒲輪徵之乘死於路孝王時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於君也八首者上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諫不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欲犯其顏末一首始陳正道以予之假
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為語端矣善佐同

楚太子有疾善本疾下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

安亦少間乎向曰少差曰間善曰言美之也史記新垣

間孔安國曰太子曰憊敗謹謝客謝曰憊極苦客因稱曰

今時天下安寧四方善本作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濟曰富

善曰凡人之幼者將來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

逆中若結轡音色良曰言以意察之也極窮襲因也言

結有此矣善曰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也管子

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長命

說文曰轡車籍交紛沲徒門切善澹淡噓唏煩醒翰曰紛

草也轡音色也本作屯字澹淡噓唏煩醒翰曰紛

混亂也噓唏哀歎兒煩醒言有如病酒者善曰紛沲澹

淡憤耄煩悶之兒也王逸楚辭注曰歎歎唏兒方言曰哀

而不泣曰唏噓與歔古字通唏許異切列子曰李梁惕惕

病矯氏曰病由精慮煩散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醒惕惕

怵怵卧不得瞑良曰怵惕驚見晷也善曰尚書曰怵

是陽明虛中重聽惡聞人聲向曰虛中精氣竭也重聽事

之逆虛答曰精氣奪則虛黃帝八精神越漑百病咸生濟曰越

十一問曰陰病惡聞人聲咸皆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

高誘曰越散也鄭玄毛詩箋曰漑發也聰明眩曜悅怒

不平良曰聰明耳目也眩曜感也不平失常久執不廢大

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銑曰執猶患也廢止傾墮也豈有

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廢猶去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

也毛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二

文選卷之四

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傳父欲交無所翰曰傳保謂

欲為交游自放故無所也善曰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

其告處飲食則溫淳甘膳昌腍呈醲濃肥厚濟曰膳美也

酒之上者言利口之病形也善曰溫淳謂凡味之厚也

韓子曰夫香美膳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曼理皓齒而損

精說文曰衣善本有則雜還曼萬煖燂燂舒熱暑良

皆衣裳厚暖而成其疾善曰曼輕雖有金石之堅猶將

銷鑠而挺解也鑠曰挺動也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

挺猶動也賈逵國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

欲恣支體之安者五臣本誤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

命曰蹶蹶痿於之幾向曰蹶足不能行痿痺也輿輦之安

秋日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怡蹶之機高誘

曰怡至也蹶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游翔至於蹶機

故曰務以佚也枚乘引怡蹶而為蹶痿未詳洞房清宮善

乘之謬為好奇而故之聲類曰怡嗣理切

作風命曰寒熱之媒善曰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

之患也高誘曰蹶連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善曰呂

疾也痿蹶不能行也

曰蹶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

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執犀曰鄭國淫僻以

其淫僻滅亡故曰伐性之斧也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爛腸之食高誘注

老子云五味實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

醲厚之今太子膚色靡曼萬四支委平隨筋骨挺解濟曰

味也美好也委隨不相著也善曰王逸楚血脉淫濯手足惰

詞注曰靡細也曼澤也隨不能屈伸也

窳音庾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曰淫過也又曰濯大也郭璞方言

三

注曰墮懈墮也應劭漢書注曰竄弱也餘乳切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良曰齊越二

善曰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士曰越王勾踐竊有天下人之遺西施鄭巴越不敢當使

獻之大王吳王夫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收妻必齊之姜如淳漢書注曰姬衆妾之惣稱也往來游

燕縱恣乎曲房隱間閑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

也銑曰言害所從來者至深遠矣善本淹滯求久而不廢

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向曰巫咸扁鵲皆古

氏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視病盡見五臟韓子曰扁鵲謂

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有骨髓司命不能

鑿也桓侯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鵲逃桓侯遂死善曰

賈逵國語注曰尚且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

子博見疆識善曰禮記注曰博聞強承問閑語事變度去

易意尚善本無離側以為羽翼翰曰語說也常在左右如

承閑而自察也高誘注淹沈之樂浩盪善本之心遁佚之

志其奚由至哉翰曰淹沈耽好也浩盪無厭也遁佚太子

曰諾病已請事此言濟曰諾者敬納之辭言既病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善本無可

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良曰去除也善曰言可無用藥

長梧子曰夫子以為為孟浪之不欲聞之乎銑曰問太子曰

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向曰龍門山名出桐木堪

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山在河東之中鬱結之

西界魯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而無枝也

輪菌

貧

根扶疏以分離

向曰中木中也鬱結輪菌文理鬱

也說又曰扶疎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

上有千仞之峯

下臨百丈之谿

善曰鬱結隆高之貌

也

湍流素

善本

波又澹

徒

淡

之翰曰湍疾流也澹淡洗濯

波也澹淡搖蕩之良也

其根半死半生

冬則烈風漂霰

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

善曰感觸也莊

子曰異鵲感周

也

之類

朝則鵬

知

黃鵠

善曰鵬黃鵠

且

鳴焉

善曰鵬黃鵠

且

善曰鵬黃鵠

且

記曰仲冬

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鵠與焉並音渴

方音注曰鳥

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鵠與焉並音渴

方音注曰鳥

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鵠與焉並音渴

方音注曰鳥

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鵠與焉並音渴

方音注曰鳥

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鵠與焉並音渴

方音注曰鳥

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鵠與焉並音渴

雌迷鳥宿焉

獨鵠晨號乎其上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鳴皆鳥名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鵠雞哀鳴翔乎其下

爾

善本作

斫

之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兮背稿考槐依絕區兮臨迴溪翰曰稿枯也絕區謂危絕之地迴溪曲澗也

說文曰稟與稿古字通飛鳥間善本之翕許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

垂耳而不能行蚊巨蟻橋聞之挂羽喙而不能前濟

皆感琴而然也翕歛也蚊蟻蟻皆小蟲名也口喙也言挂口而聽

善曰周書曰蚊行喙息說文曰蚊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蚊又曰蟻蟲也若兆切方

言曰南楚或謂蛇為螻爾雅曰蟻蚍蜉也此亦天下之至

悲也太子能疆起而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搗楚牛之腴菜以筍息蒲良曰搗牛以芻養者腴腹

善曰說文曰搗以芻莖養國牛也國語曰搗豢幾何搗或為嫌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詩曰其藪維何維筍及蒲

肥狗之和去冒以山膚饒曰冒覆也楚苗之食安胡之

飯何曰言用楚地之梗稻為之食故云楚苗又用彫胡草實以為飯安胡即彫胡善曰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

豕和謂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

曰苗山之饒高誘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搏徒之不曰安胡彫胡也宋玉諷賦曰為臣炊彫胡之飯搏九之不

解一啜常而散翰曰搏之不解言黏也啜嘗也一嘗而散言滑也善曰禮記曰無搏飮徒完切

文曰啜嘗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濟曰伊尹負鼎于也穿劣切

煎熬也易牙掌知淄澠之水故使調和也善曰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以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

曰淄澠之合者熊蹯煩之臠而勺涉藥略之醬良曰熊蹯易牙掌而知之

爛也勺藥調和也言又以醬調和之善曰左氏傳曰宰夫臠熊蹯不熟方言曰臠熟也音而韋昭上林賦注曰勺

藥和齊鹹薄補耆之炙去鮮魚之膾銑曰取獸薄耆上着

善曰薄耆未詳一日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為炙也耆令人謂之耆頭毛詩曰魚鱉膾鯉秋黃之蘓白

露之茹人蘭英之酒酌以滌口良曰秋時蘇黃露下葵滑皆可食也茹菜之稱酒中

露之茹人蘭英之酒酌以滌口良曰秋時蘇黃露下葵滑皆可食也茹菜之稱酒中

漬蘭葉取其香也蕩滌於口以自適也善曰茹菜之惣名也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

生山梁之餐黍患豹之胎翰曰論語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唯雉食其梁栗杜預左氏傳注曰黍養也音

其胎也善曰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唯雉食其梁栗杜預左氏傳注曰黍養也音

官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

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

熊蹯小飯大歡悅如湯沃雪良曰歡飲也如湯沃雪言食

也沃雪言易也家語孔子曰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

彊起而善本無掌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莫齒至之車皆宜良馬公羊云先軫曰君

馬齒至矣言以此等馬駕車矣善曰漢書曰趙地鍾岱

石北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黨

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

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

也戰國策曰騶之齒至前似飛鳥後類駟距虛銑曰言此

矣服檻車而上太行也前似飛鳥後類駟距虛銑曰言此

之飛走騶虛獸名善走善曰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

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蹕虛呂

氏春秋曰蹕虛稱角麥處服善本作躁祖中煩外向曰以

此馬馬既逸則中躁急而外煩擾服駕也善曰以稱麥

分劑而食馬為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王逸楚詞注曰稻粱

稱麥挈黃梁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羈堅轡附易路

翰曰羈勒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善本無王良造父為之

堅牢易平也御秦缺樓秀善本為之右濟曰伯樂占之善相馬者王良

皆善走者右車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

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

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欽未詳韓子

曰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

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輿則雖樓季之走無特父此兩人者

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

馬佚逸能止之車覆能起之良曰兩人即王良造父也佚驚也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

逐銑曰射猶賭也言賭千鎰之金而爭逐千里之道善也家語顏回曰東野之御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

逐曰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

君勝忘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

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

三輩而忘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

二十四兩韓子曰王子期為此亦天下之善本有至駿也太

趙簡土取道爭千里之發也

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

無有向曰景夷臺名汝海水名無有者言無有過之善

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北入淮海汝稱海大言之

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

之忘死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

天下無有

屬事離辭連類翰曰言使博學辯辭之士陳說山川之原

別辭句以類相次善曰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禮記孔

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

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娛善本懷之宮齊曰浮游猶徘徊

懷宮名也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

良曰注連也紛紜盛兒以玄綠之色以飾臺城輦道也隍

池城紆曲也當為湟湟湟困章白鷺孔雀善本鵠鵠助鵠鵠翠

鬣獵紫纓銑曰皆鳥名鬣首毛也善曰瀾螭龍德牧邕

邕群鳴向曰螭龍也鳳背上文曰牧腹下文曰德邕邕

和也鳥聲陽魚騰躍奮翼振鱗翰曰魚者隕之陽也善曰曾

在水中見薔蓼蔓芳苓皆水草名善曰言水清淨之處
生薔蓼二草也上林賦曰悠遠長懷寂寥無聲淑與寂育

女桑河柳皆木名善曰毛詩曰猗彼女桑毛萇曰女桑東桑也爾雅曰檉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莖小楊也松

章木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梧桐并攔極望成林向曰梧桐并攔皆木名極窮也善

宮商角徵羽之風也。善曰：遁甲開山圖曰：女媧沒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也。從容猗靡。

茂盛隨風披靡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
與陰俱閉與陽迭開消息或為須臾也
列坐縱酒蕩樂娛



天

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良日景春爲縱橫之術者佐酒助飲也杜連即用連善鼓琴者聖音

謂理其琴音也 善曰孟子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

人爲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杜連未詳也滋味雜

陳肴糅又女錯該銑曰陳列也肴肉也糅錯皆雜也該善曰王逸楚詞注曰該備也練色

娛日流聲悅耳
向日練選也
練擇也爾雅
善曰埤蒼
曰流擇也
於是乃發激楚

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翰曰激楚結風昔歌曲名鄭衛二國名皓樂善倡也善曰文穎上

林賦注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飾其樂促迅哀

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滯洪流酒也
許慎曰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

使西善本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一閼足姬具傳與予之

從濟曰皆美婦人善曰皆美女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

毛廣先施哉微舒段于傳予皆未詳一日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微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美娃已見上文孫卿子曰間姬子奢莫之媒韋昭漢書注曰雜裾垂髻交目窈窕徒了切善心與間姬梁王魏嬰之美人

良曰裾衣也髻髻也美目曰窈窕心與心相許也善曰司馬彪子虛賦曰髻燕尾也窈當為挑史記曰目挑心招張晏漢書注揄喻流波雜杜若水之波杜若香草也其衣之曰挑嬌也

香與此相雜善曰言引流波以自絜雜蒙清塵被蘭澤杜若以為芳若見下注說文曰揄引也

鏡曰望其氣如蒙覆清塵覽其髮如被沐蘭澤也蘭澤以蘭漬膏者也善曰列子曰穆士為中天之臺鄭衛之處子施芳澤雜芷若以滿之神嫵宴服而御也善曰尚書女賦曰休蘭澤合若芳也

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此亦天下之靡麗而無善本釋朝服襲嬋服人御于君也

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疆起而無善本游之無之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向曰靡美也皓明侈盛也博亦廣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翰曰馴擾也騏驥馬名飛

輿也乘牡后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鳥號之雕弓齊曰夏服

箭名鳥號弓名勁堅也雕鏤也善曰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驥馬騏文如綦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

輿鄭玄曰如今窓車也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今步入也鳥號已見子虛賦又古考史曰柘樹枝長而勁鳥集之將

飛拓起彈鳥鳥乃號呼此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

乎江濤良曰雲林雲夢澤也蘭澤澤中生蘭也弭節按節徐行也江濤江畔者也善曰雲林雲夢之林楚

詞曰義和弭節掩青蘋逝善本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鏡

字林曰潯水涯也掩青蘋善本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鏡

掩蔽也蘋大萍也逝向也恐鳥獸聞故逆風行也陶暢也蕩動也善曰方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崑崙之蘋也張

揖子虛賦注曰青蘋似莎而大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楚詞曰日極千里傷春

心王逸曰蕩也逐狡獸集輕禽向曰狡輕皆捷疾也善曰

傳曰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關子曰矢集于彭城之東並以所止為集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

野獸善本無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向曰相謂相馬者御謂御

御之勞而致千里也恐虎豹涉之驚實二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韓曰

也驚鷹鷂之類鑣馬銜也言行急故銜鳴也魚跨謂入於

水麋角謂投其角而殺之善曰爾雅曰懼恐也逐馬馳逐

之馬鳴鑣鑣鳴於鑣也魚跨居獲游麋居菟蹈踐麋京鹿汗

流沫墜冤於伏陵窘寄預反濟曰麋麋皆獸名獲游蹈踐

窘迫也善曰陵猶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

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之善本無乎善曰李奇漢書注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

平滿大宅良曰陽氣喜色也眉宇眉額間也侵淫漸進兒

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大宅未詳

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

銑曰冥遠也謂燒火四遠而至也雷運取其猛遠善曰

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辭注曰運轉

也音旌旗偃蹇羽旄肅紛向曰偃蹇高兒羽鳥羽也旄旌

馳騁角逐慕味爭先翰曰角競徽占墨廣博善本博望之

有圻翰曰微墨謂燒田之墨廣博寬大兒圻界也善曰墨

也墨或為塵也說文曰純粹荀全犧獻之公門濟曰純粹

也體完曰全色純曰犧公門諸侯之門善曰尚書父師

客曰未既也善本無此字於是榛林深澤煙

雲闇漠兕徐妹虎並作向曰木叢曰榛闇漠不明兕兕亦猛獸名作起也

且莫曰毅武孔猛祖但楊先身薄肉祖也殺嚴孔甚也祖楊

善曰左氏傳曰致果為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檀

弓刃皚皚五矛戟交錯濟曰刃兵也皚皚善曰莊子孔子曰白

六韜書刀銘曰刃刺磴磴牛哀切收獲掌功賞賜金帛

多收獲者掌主記其功而賜金掩蘋肆若為牧人席銑曰

帛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掩蘋肆若為牧人席掩蔽

肆陳也周禮有牧人職言蔽陳青蘋杜若之草為牧人之

席善曰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

旨酒嘉肴羞魚膾外可炙之以御賓客銑曰旨美也嘉善也

燒者也膾生肉也御食之也善曰毛詩曰旨酒思柔又

曰嘉肴脾臄又曰魚鱉鮮魚鄭玄曰魚火熟之漢書東方

朔曰生肉為膾毛詩曰以御賓客也涌觴善本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

絕以諾真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歎翰曰滿

於器也並起言多也動心驚耳言非常所聞見者也誠必

不悔言不可倦也史絕以諾重之至也真信形金石感之

深也歎厭也善曰言游獵歡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事

之史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毛詩序曰真信之教興家語

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此真太子之

所嘉善本也能彊起善本有游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

恐為諸大夫之善本無累去耳然善本有有起色矣敬於

客故謂之大夫恐已之病為人之累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良曰望十六日日月相望也善曰

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平廣陵之曲江良曰廣

善曰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邛

思然足下有以駭矣善曰邛然驚兒駭驚觀其所駕軼迭

者所擢拔者所揚汨筆于者所溫汾者所滌沔者軼陵過

也擢拔起也揚汨疾度也溫汾結聚也滌沔洗蕩也善

曰小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凌也蒼頡篇曰擢

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古沒切溫汾雖有心略辭

給固未能縷力形其所由然也善曰心略心計也辭給辯

形說其由言濤之多端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古

善曰略智也縷辭縷也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今

濟曰恍忽聊慄驚狂戰懼兒混汨汨相合疾流兒皆言濤

之形而類於此善曰老子曰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聊慄

之兒忽兮恍兮呼今惆善本作兮儻兮浩瀆胡濳余兮超善

作慌曠曠兮翰曰忽慌惆儻浩瀆濳超曠曠幽深倬異廣

字曠曠兮大舍虛而平行兒善曰爾雅曰儻卓異

也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倉天極慮乎崖埃良

言濤之秉意將陵於南山而與東海相望也虹洞相連兒

言若與天相連也有極盡思慮者終思至於山崖海埃而

不能入其深矣善曰爾雅曰秉執也虹洞相連兒流攬

也莊子曰出於厓涘毛萇傳曰涘涯也虹胡洞切流攬

無窮歸神日母統曰流攬周流傳攬也然後歸至於日出

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汨于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

其所止良曰汨疾也善曰方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

乎善本無而不求善曰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俱

徃而不臨朱汜似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

曙兮内存心而自持良曰朱汜南方水涯也思濤之形使

至于天明然後存心自持止其所思善曰朱汜蓋地各

未詳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久至曙也說文曰

濯髮齒銑曰澡漑漑練澹漱類濯皆盥滌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漑滌也槩與漑同練猶汰也莊子曰

愁其五藏也澉澹酒洗滌也投善本弄恬怠輸寫泚聽濁

弓决狐疑發皇耳目
鏡曰恬安也怠慢也洪濁垢穢也皇明也善曰方言曰揄脫也王逸楚

辭注曰洪垢濁也勅顯切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蓋注曰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明耳目也當是之時

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禹起必發發聲披輦而觀望之

也向曰偃曲也蹇不能行昔善曰淮南子曰遺蹇者履然蹇跛不能行也本況直眇小煩憊莫

醒醲龍女病酒之徒哉翰曰眇亦小也薄也故曰發蒙解惑不

足以言也齊曰蒙不明也善曰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太子曰善然則

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

聞百里江水逆流海上潮良曰此一也言如疾雷之聲
聞於百里善曰言聲似疾

雷而聞百里一也言能
令二水逆流上潮二也
山出內雲日夜不止
銑曰此二也其形又不

山之出雲氣爾善曰山衍溢漂匹疾波涌而濤起向曰其

溢平滿兒漂疾急流兒然後涌而湧起
 善曰小雅曰衍散也說文曰漂滂也
 其始起也善本也下有洪

字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翰曰淋淋波之聲善曰說文

日研漂也
口冷切
其少進也浩浩澄澄
五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

濟曰浩浩澄澄波白而高善曰浩浩深廣之其波瀾
兒也澄澄高白之兒也帷或爲幃音韋幃帳也

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

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興聲之霏其旁作而奔起也

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

六駕駕六龍也太白河伯善曰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伯之御六雲霓游微霧驚忽荒許慎曰馮遲純馳浩蜺前後駱驛向日純事浩大也言太伯河伯也

絕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言其長也顒顒恭印印

昂据据居疆疆莘莘所將將太兒据据疆疆相連兒莘莘將將相激兒善曰顯顯印印波高兒也据据疆疆相壁隨之兒疆渠章切莘莘多兒也將將高兒也莘或為莘壁

壘重平堅雜沓善本作似軍行且堅雜沓衆盛兒軍行如軍之行列善曰太公陰符曰非我勇力重堅

壁壘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行戶剛切協韻訇宏隱訇

上溘本從石軋烏點盤漏裔原不可當良曰訇隱訇溘皆皆沸騰也原其形勢盛不可當善曰軋塊觀其兩傍則

無垠兒也盤謂盤礴廣大兒漏裔行兒也

滂普忙勃拂勿扶鬱闇漠感突上擊下碑盧骨切善有似壯勇

善本作之卒突怒而無畏鉢曰兩傍謂縛之兩邊也滂勃似勇卒之無畏也

蹈壁衝律窮曲隨隈踰岸出埳都遇者

死當者壤向曰壁深岸也津渡處也隈疝曲也踰過也埳

穹石激堆向曰壁深岸也津渡處也隈疝曲也踰過也埳

亦堆字今為追古字假借之也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該

軫真谷分翰曰或圍津名荻隴也軫隱也言如山隴之相

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本無荻字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迴翔

謂草之根也

青篴結銜枚檀桓翰曰青篴檀桓皆地名迴翔謂旋流也

名也迴翔水復流也銜枚水無聲也周禮曰銜枚弭節伍

氏鄭玄曰止言語囂謹也枚大如著橫銜之也

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翰曰弭節低志徐行也海畔山有

母地名善曰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詞注曰高厲遠

行越絕書曰闔廬且食鮪山畫游於胥母疑骨母字之誤也陵赤岸箕衛扶桑橫奔似

雷行良曰陵上也赤岸地名箕埽也扶桑日出處其奔勢

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

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

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箕掃竹也山海經曰湯誠奮厥武如

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月所浴之地振如怒沱沱奔渾渾奔狀如奔馬沱渾盛流兒善曰毛詩

曰王奮發武如震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沱渾渾渾波相

隨之兒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沱沱形圓而不可敗也越絕

書曰王捐子胥於大江口勇士之執乃有遺聲如雷鼓向曰混沱流聲也善曰混混沱沱波浪之

本聲如雷鼓聲也越絕書越王勾踐曰浩浩之水聲音若

雷霆發怒座底沓清外踰趾余備反也翰曰發怒激涌也

泉踰趾遠跳也善曰言初發怒礙止而涌佛步選之項

清者上外瀧相踰趾也說文曰座礙止也座竹栗切座或

為底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埤蒼曰沓侯波奮振

益沸出也徒荅切如淳漢書注曰趾起踰也合戰於藉藉之口濟曰侯波陽侯之波也藉藉地名合戰

汜濫兮王逸曰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良曰言濤

陽侯大波也紛紛翼翼波涌雲亂銑曰紛紛翼翼

及起走獸未及發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

之亂飛也善曰廣雅曰紛紜衆勸立陵平夷西畔向曰蕩取散上也背迴也覆勸蔽沒也

也毛萇詩傳曰翼翼壯健兒也山又擊北岸立陵為之險險戲戲許崩壞陂池決勝乃罷

顛覆然後平夷西畔于潺湲揚披善本作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

筆沈沈尤湲湲爰蒲伏連延也善本無也字濟曰潏潏潏

沈沈尤湲湲爰蒲伏連延也湲皆疾流兒或飛或揚泛灑

為暴之極矣沄沄浹浹皆聲也蒲伏連延魚鱉起伏不絕
之兒善曰瀦瀦瀦波相楔也瀦瀦瀦水流疾也字書曰瀦瀦瀦兒也瀦瀦瀦也連延相續兒神物怪疑不可勝言

直使人踣焉洄圃閶悽愴焉良曰踣前伏也洄閶深不

曰郭璞爾雅曰踣前覆也薄北切洄與圃同也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既善本

字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銑曰奏進也資用

曰孔安國語論注曰方道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

緣詹何之倫向曰六者皆辯士也善曰呂氏春秋中山

下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占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

有鉤鐵芳餌加以詹何蚘蠅之數猶不能善周罟爭得也

高誘曰蚘蠅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

於玄淵七略曰蚘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也

使之論天下之精善本微理萬物之是非善曰家語曰

微時人無以尚也孫卿子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善

曰是是非非謂之智也作孟子善萬不失一翰曰孔老孔子老子孟子孟軻也籌謂

前箸以籌之音義曰以籌度之也直流切史此亦天下要

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

善本乎下一聽聖人辯士之言然汗出霍然病已濟

有若字渙明也然汗出疾兒已止也善曰然汗兒

七啓八首 并序

曹子建良曰放開也欲開發天下令歸正道故

託言賢人在山林待明君而後出冀明

昔枚乘作七發傳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因作七依

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銑曰假立幽玄精微之人以爲端

善曰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飛遯離

俗澄神定靈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淮南子曰

單豹背世離俗輕祿慟五貴與物無營善曰莊子曰夫輕

材司馬彪曰材身也蔡邕釋耽虛好靜羨此末生獨馳思

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韓曰求長也雲際言高也萬

情定矣善曰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

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濟曰鏡機言能鏡照幾微之

機鏡照幾微也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良曰超然追風言其疾

疾也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泱之野遂屈玄術子之所居銑

迥漠幽墟皆遠方之地泱泱廣大也屈其居也左激水右

高岑背洞壑善本對芳林向曰激急洞深也善曰子虛

山小而高冠皮弁被文裘翰曰皮弁皮冠文裘鹿裘也善

日岑也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巖而嬉游

志飄飄焉嘒嘒焉堯似若狹六合而隘烏九州翰曰岫山

也飄飄遠兒嘒嘒高兒善曰爾雅曰山有穴爲岫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也若將飛而未

游善本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累而登距巖

而立濟曰葛藟蔓草名踞倚也善曰毛詩曰南順風而

稱曰善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帝黃順風膝行而進予聞君子不遯

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勲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幽

今鄭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禮記先曰名令聞也背世已見上注也今吾子弃道藝之華遺

仁義之英耗精神平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良曰耗費廓空

善曰韓子曰精神曰耗善曰韓子曰精神曰耗善曰韓子曰精神曰耗

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善曰韓子曰精神曰耗善曰韓子曰精神曰耗

聲發今欲無聲而造響圖像而無形豈有得哉孫卿子曰

放於無聲也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善曰論語子

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善曰鄭玄

禮記注曰嘻悲恨之聲也語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

萬物紛錯與道俱隆翰曰太極天地之前也渾沌為一氣

曰太極元氣分三為一言元氣初為一後為天地人也春

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天混沌無形體宋均曰言元氣

之初如此也混沌未分也言氣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芒

芒元氣誰知其終以一氣獨運周而復始誰知其終乎善

曰列子曰形必終也春秋命曆名穢我身位累去我躬善

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肇也名穢我身位累去我躬善

魏文侯曰夫魏真為我累耳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莊老

作老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良曰古人

也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召焉曰願以境內累

矣莊子曰楚有神龜三千歲矣王中笥藏之於廟堂之上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巧作善本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

銑曰豔美也窮亦枯也妖好靡妙敷布弘大也善曰羽獵賦曰游觀後靡小雅曰演廣也尚書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列子隰朋曰姣玄微子曰吾子整身俛世探隱拯沉

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向曰拯救也不遠遐路言不以遐路為遠也滌洗也玉音者敬也善曰倦世倦於人間之世也小雅曰採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沉溺說文曰出溺為拯尚書大傳曰天下諸

候受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

鏡機子曰芳菰孤精稗蒲霜蓄露葵銑曰菰稗草名其實菜名此物與葵宜於霜露之時善曰張揖上林賦注曰彫菰米也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說文

曰稗禾別也稗與稗古字通薄懈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蔎鄭玄曰蔎牛類蔎與蓄音義同也宋玉調賦曰為之羹也玄熊素膚肥豢患膿恭肌濟曰素膚熊曰芻養大豕曰豢膿肥良也蟬翼之割割纖析歷微累如疊穀胡

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良曰皆割切之細薄也穀言薄也楚詞曰山鷄赤斤赤鵠晏珠翠之珍銑曰山鷄斤

翠之珍謂蟬肉及翠鳥肉以為珍好也珠生於蚌善曰鷄已見南都賦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斤鷄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鷄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斤與尺占字通珠翠珠在也南方異物詁曰採珠人以珠肉作

也鮓善本芳蓮善本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向曰塞取也

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文鰐魚每夜從東海飛向西海也鱗則魚也善曰寒令臙突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

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雞本出韓國所以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同

西海飛鱗即文鰩也山海經曰泰器之山澧水出
焉是多鰩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 臙各江

東之潛鼉何鰩子漢南之鳴鵒常倫反 翰曰江南漢南

善曰說文曰臙肉羹也蒼 糅又女以芳酸甘和既醇濟曰糅

醇美也 善曰鄭玄禮記 玄冥適鹹蓐 厚收調辛 良曰孟

其神玄冥其味鹹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其味辛故使調適

潤下潤下作鹹禮記曰西方其神蓐收 紫蘭丹椒施和必

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 使有節滋美射越言及遠也 善

曰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鄭玄曰主

給調和也張衡七辯曰芳以薑椒拂以木蘭上林賦曰衆

香發越郭璞曰 乃有春清縹 妙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

氣而成 向曰縹帶白色也杜康儀狄古之善作酒者淮南

子云物類相應東風至酒汎溢東方木也味酸入

於酒故酢此則變也春秋說題辭云為酒蕪陰乃動麥陰

也黍陽也先漬趨而投黍是陽得於陰而沸而乃成感矣

故云感氣也 善曰毛詩曰為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清

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博物志

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梁王請為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

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

旨酒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汎溢高誘曰

東風木風也木味酸入酒故酢而沈者沸蓋非類相感也

春秋說題辭曰黍為酒陽換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為酒宋

東曰麥陰也先漬趨黍後入故曰陽援陰相得而沸是其

動 彈徵里則苦發叩宮則甘生 翰曰月令云孟夏之月其

宮其味其故彈此二音仰其 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

蟻鼎沸酷烈馨香 齊曰翠樽以翠飾樽也觴酒器亦彫飾

氣盛 善曰釋名曰酒有沈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

田延年謂霍光曰今群臣鼎沸上林賦曰酷烈淑郁也

可以和神可以娛腸 善曰神人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

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良曰牛美也

衣之所食 善曰韓子曰 藜藿之飯藜藿之羹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音辱 銑曰步光越王之

劍上文也繁縟彩色也 善曰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奏勾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藻文采也

說文曰縟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

之玉向曰文犀犀角有文章者也又彫飾翠綠二色於上 驪龍領有千金之珠荆山出美玉皆取以飾劍也理

玉也錯 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

之中 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廉子曰 翰曰言

也犀象之獸其皮堅漸濕也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巧 咎鑄干將之機陸剗犀革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

劍陸斷牛馬水擊鴻 鴈廣雅曰漸漬也九旒之冕散曜垂文濟曰周禮上公

曰劉梁七舉曰九旒之冕散曜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之 五冕諸侯繅九就鄭玄曰就成也每繅九成則九游也應

劭漢官儀曰冕 華組之纓從風紛紜 濟曰組紱類纓冠 公侯九流者也

善曰禮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說文 佩則結綠懸 曰組紱屬也小者以為冠纓又曰纓冠系也

黎寶之妙微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之寶 善曰戰國策應侯 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之寶

器符采照爛景揚暉良曰符光也照爛明盛也景暉皆彩 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符采

玉之橫文也說 黼黻之服紗縠之裳 銑曰黼黻服之文也 文曰景光也

安國尚書傳曰諸侯自龍衮而下至 金華之鳥 昔 黼黻漢書曰江充衣紗縠單衣也

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銑曰鳥履也以金為華而飾之趾 足遺餘也參差相雜也微妙鮮明

亦霜之潔白也 善曰言以金華飾鳥故動足而有飾光 也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

緄本珮網繆或彫或錯故千 薰以幽若流芳肆布 帶也網繆

向曰緄織

帶也網繆

交連也服錯謂為文章幽若幽蘭杜若也隸陳也善曰
說文曰緄織成帶也說文曰熏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
稱幽若猶蘭曰幽蘭也雍容閑步周旋馳曜翰曰雍容美
毛萇詩傳曰隸陳也雍容閑步周旋馳曜翰曰雍容美
曜生光也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
晉公子謂楚子曰晉楚治兵若不獲命則與君周旋也南
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善曰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
威三日月不聽朝逐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西
施已見上文毛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
子曰子好毛褐未暇此服也濟曰毛褐皮布也善曰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去游獵可以娛情善曰蕩散也
曰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又曰游獵之地僕將為吾子駕雲
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盤纓良曰雲龍飛駟以龍馬駕也
玉輅以三飾車繁纓馬飾也

善曰馬有龍稱而雲從龍故曰雲龍也周禮曰凡馬八尺
已上為龍又曰五路錫焚纓鄭玄曰焚讀如輦謂今之馬
大帶也纓今馬鞅垂宛元虹之長綏而抗招搖之華旒
綏車上所執者也屈曲如虹也狀也抗舉招搖旒名善
曰楚詞曰建雄虹之綵旒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鄭玄
曰綏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禮記曰招搖在上急
其怒鄭玄曰繕讀為勁畫招搖星於其上以起居堅勁軍
之威捷楚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向曰忘歸箭名繁弱弓
搢三挾一个鄭玄曰搢插新序曰楚王載忽躡景而輕驚
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忽躡景而輕驚
逸奔驥而超遺風翰曰躡景言躡步日景也輕疾驚馳逸
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於是磈
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曰昔馬名也疾若此遺風於是磈
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置彌野張果下無漏善本跡
上無逸飛鳥集獸也然後會圍濟曰大叢曰榛澤無水曰
叢夷亦平也置果皆網也

彌通漏遺逸過會合也 善曰鄭玄 獠徒雲布武騎霧散

周禮注曰彌通也廣雅曰屯聚也 皓肝 音汗 良曰獠獵也徒卒也雲布

皓肝白色 善曰詩文曰獠獵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羽獵 賦曰武騎率皇封禪書曰雲布霧散南都賦曰曜野映雲

曳文狐掩狡兔捎交鸛 爽 拂振驚 善曰文狐狐自文 者狡好也曳掩皆

取也鸛鸛振鷺皆鳥名捎拂擊也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 君乘土而王南海輪以文狐史記李斯曰牽黃犬逐狡兔

方言曰掩覆也鸛 當軌見藉值足遇踐 向曰軌轍也藉輶 鷄振鷺皆鳥之名

日當足見躍 飛軒電逝獸隨輪轉 言疾也隨輪言驅迫之 甚 善曰孫該琵琶賦 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

日颺風電逝舒疾無力 掛 輕晉 賦曰鳥不暇舉獸不得發也西都賓曰鳥驚觸

絲獸數值鋒晉亦周也班固漢書序 搜 林索 險探薄 曰鷹隼未擊晉弋不施於蹊隧也

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 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 索皆求 覓也草木叢生曰薄騰上也厲猛也焱火也言如風火之

速機弩也飲羽言沒於箭羽 善曰廣雅曰草叢生曰薄 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焱遠舉兮雲中王逸注雲焱

去疾兒說文曰焱火華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子 虛賦曰弓不虛發中必飲羽高誘曰飲羽矢至羽也 於是人稠

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矢至羽也 網密地逼勢脇哮 交 闕 之獸張牙奮鬣 志在觸突猛

氣不惛 之涉反 向曰脇迫也哮闕怒兒鬣項上毛也惛 懼也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虺虎毛長曰

同也惛已見上文 乃使北宮東郭之疇 善曰孟子曰北 不甯撓不月逃思拔一毫挫於人若撓於市朝趙岐曰北

宮姓黜名也呂氏春秋曰齊有好勇者一人居東郭一北 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

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因抽刀而相噉也 生抽豹 尾分裂軀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 迷 熊碎掌拉 力虎摧

尾分裂軀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 迷 熊碎掌拉 力虎摧

尾分裂軀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 迷 熊碎掌拉 力虎摧

尾分裂軀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 迷 熊碎掌拉 力虎摧

尾分裂軀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 迷 熊碎掌拉 力虎摧

尾分裂軀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 迷 熊碎掌拉 力虎摧

尾分裂軀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 迷 熊碎掌拉 力虎摧

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翰曰北宮東郭皆勇者嘯

類也毛類獸曰羽羣鳥也批擊也掌熊掌也拉擲也斑虎

文也毛類獸曰羽羣鳥也批擊也掌熊掌也拉擲也斑虎

也於瑾切掌熊蹯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斑虎文也

上林賦曰被斑文羽獵賦於是駭善本鍾鳴鼓收旌弛矢

日周禮曰鼓皆駭鄭玄曰雷擊鼓曰駭駭古駭字杜駿駭

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頻猶捨也說文曰縱緩也馬駭

淥齊驤揚鑾飛沫濟曰駿駭皆良馬驤駕也鑾車上鈴也

日驤綠齊鑾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鑾飛沫也善曰南都賦

娛志方外濟曰較車橫木以金飾之翠蓋以翠羽飾之撫

較車上曲鉤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國語優施曰我教

汝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閑也豫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也方法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善曰高唐賦玄

微子曰余性善本無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敬雲屋皓浩汗良曰閑大敬高也

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崇景

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去聲良曰崇重景大也迎風

日基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彤軒紫柱文

毛詩曰陟彼景山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也彤軒紫柱文

攘衰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廂鏡曰彤赤色軒欄檻也

間為井形中有蓮花下垂也葩花也墀塗地也廂房也皆

以金玉飾之善曰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也

金墀猶金祀也西京賦曰溫房則冬服絺超綌隙清室則

中夏含霜向曰絺綌皆葛也言房溫故服之含霜言室凜

谷關賦曰盛夏臨漂而含霜也華閣綠雲飛陞陵虛俯視善本作流星仰

觀八隅翰曰綠雲陵虛言高也飛陞閣道也又謂閣高俯

陞揚孽緣雲上征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頽視流星外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

居翰曰外龍飛龍也攀不逮亦謂高妙遠見善曰崔駰

易曰豐其屋繁巧神怪變容善本異形班翰無所措其斧

斤離婁為之失精巧濟曰繁眾也怪異也班翰魯國公輸班

其目猜言妙細之甚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

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也孟子注曰離婁古之明目者

也蓋黃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良曰麗

帝時人言樹之光明善曰熙光也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翾

陵高鱗甲隱深銑曰沼池也飛翾鳥也鱗甲水旋於是道

遙暇豫忽若忘歸善曰楚辭曰觀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

機向曰任子任公子善釣者魏氏善射者機弩也善曰

機莊子曰任子為大鈞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躡會稽投竿

東海且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陷沒而

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吳越春秋曰越王欲伐吳范蠡

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曰黃帝作弓以備

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傳楚琴氏琴

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芳餌沈水輕繳酌弋翼飛落翳雲

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翰曰餌釣食也繳弋射也翳雲言

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

芳餌弋原曰蘘九淵之神龍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

珠蚌戲鮫人濟曰菱蘋皆水草也擢引也蚌生珠者水蟲

芙蓉菱華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萇詩傳曰蘘大萍

有游女不可求思調誦覲見也善曰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

耀神景於中沚從作善本輕穀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

手而清歌號曰神景則游女之光也沚小渚也穀紗類纖

在水也沚子虛賦曰雞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

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脩嫵婉絕兮我心愁良曰仇匹

草也脩謂脩飾嫵婉美兒言遠望靈山欲與為匹無由致

之佩服香草將謂誰脩飾也美兒隔絕故使心憂也善

日楚辭曰君誰須兮雲之際毛詩曰君子好仇枚乘樂府

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婉之求毛萇曰燕此官館之妙也

子能從善本此而居之平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

也善曰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曰主聘巖穴事乃得實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

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

翰曰才人才能之人妙妓謂女樂也北里紂樂也紹繼也

陽阿曲名善曰漢書曰傳昭儀少為才人韋昭曰才伎

人也廣雅曰遺離也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濤之聲北里

之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不

若延靈爾乃御文軒臨彤庭琴瑟交彈善本左篴呈右笙

鍾鼓俱振簫管齊鳴濟曰御憑也文軒飾檻為文彩也彤

舉也李善曰文畫飾也軒殿檻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

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

洞庭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窓也廣雅曰揮動也然

毛萇詩傳曰竹曰簫廣雅曰振動也毛詩曰簫管備舉

後姣古人乃被文縠之華袿圭振輕綺之飄飄載金搖之

熠以爍善本揚翠羽之雙翹良曰姣美也文縠文紗類華

入作熠作熠作熠揚翠羽之雙翹良曰姣美也文縠文紗類華

揚兒金搖釵也熠燿光色也又飾以翡翠之羽於卜也翹舉也善曰毛詩曰佼人僚兮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徒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來非臣戶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弟上遺黃金步搖步搖毛萼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后入廟先為花勝揮流上為鳳皇以翡翠為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揮流芳耀飛文歷盤鼓煥煥繽紛長袖隨風悲歌入雲也翹曰揮奮飛文謂光相照也盛鼓曲名煥明也繽紛盛兒袖裾也入雲言清徹也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張衡舞賦曰般鼓煥以駢羅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蹻蹻捷若飛蹈青辭歸青餞於郊撫節悲歌響遏行雲也蹻蹻捷若飛蹈虛遠蹻陵躍超驤婉遠蟬闌揮霍也向曰皆舞兒蹻輕也蹻也蹻蟬盤屈也揮霍奮迅也善曰廣雅曰蹻蹻行也今為蹻古字無定也廣雅曰蹻蹻也楚辭曰超驤推阿西京賦曰跳丸飛善本爾鴻耆之滅然鳧沒然沉兒善曰爾雅曰耆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舉也蹻疾兒也蹻側立切

濟曰言迴之疾也景數逮及也善曰西京賦曰紛飛聲縱體而迅赴不逮言疾也韓子曰形數相應而生

激塵依違厲響也良曰激飄也言善歌飛聲飄起梁塵依違

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依違猶徘徊也楚辭曰余思舊鄉心依違才捷若神形難為

象良曰捷輕也若神謂妙也象比也善於是為歡未洩

白日西頽樂散也善本作變飾微步中閨飾改服也微步緩

步也善曰東都賦曰士怒未澤方玄眉弛氏今鈇華落

收亂髮兮拂蘭澤形褶作嬌服兮揚幽若華粉也褶好也鈇

幽若幽蘭杜若香草也言美人歌聲既畢粉黛微落乃復整理鬢髮拂塗蘭膏衣以好服揚其芳香善曰鈇華已

見洛神賦蘭澤已見上文說文曰紅顏既作宜笑睇眄流

光時與吾子携手同行善曰睇眄皆視也流光生光彩也善曰楚

辭曰既合聯兮又宜笑王逸曰聯微
躬兒毛詩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踐飛除即閑房濟曰

也飛除高階也即就也善曰華燭爛惺惺張善曰秦嘉贈婦詩曰

飄飄帷帳熒熒華燭左動朱脣發清商濟曰清商歌秋聲

朱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微也揚羅袂振裳華九秋之

夕為歡未央濟曰振舉也華文彩也央窮也善曰九秋

蘇武詩曰惟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

曰子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

善曰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是以雄俊之徒交黨

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善曰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黨

遺亡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良曰燕太子謂曰光曰丹

所言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光曰諾退見荆軻曰吾聞長

者為行不使人疑今太子疑光遂自殺以激軻也公叔書

傳所不載或云荆軻字公叔刺秦王不中而死故云畢命

善曰史記燕太子丹謂曰光曰丹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

先生勿泄也光曰諾退見荆軻曰吾聞長者為行不使人

疑已今太子疑光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軻遂自到公

叔未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懾萬乘華夏稱雄鏡曰果毅

其倫黨相應如風虎之相應懼也萬乘天子也華夏中

國也善曰左氏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李陵詩曰幸託

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春秋元命苞曰猛虎肅而谷風起類

相動也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

主尚書曰華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爾善本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

无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向曰田文齊公子孟常君也魏无忌魏公子信陵君

者也皆好仁義之士門下食客三千餘人善曰田文孟嘗也无忌信陵也皆飛仁揚義騰躍

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翰曰神妙無方也抗舉也雲際言高也善曰莊子曰乘物以

游心又曰應物無方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楚辭曰放志游乎雲中也陵轢力諸侯驅馳當

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去聲叶韻當

謂形要者也生風成蜺言盛也九野謂九州之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說文曰轢車所踐也說文曰揮

奮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劉邵趙郡賦曰煦氣成虹電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

吾子若當此之時豈善本無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

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良曰亮信也言以勢利相傾於大道有累也如

何者復問之辭善曰爾雅曰亮信也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良曰植謂其父魏太祖者也為漢丞相故云聖宰翼

佐也善曰謂魏太祖孔安同尚書傳曰翼輔也同量乾坤等曜日月善曰乾坤

起尼父頌曰合量乾坤參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善曰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

黔首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今陛下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劇秦美新曰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惠澤播

於黎苗威靈振乎無外向曰黎九黎也少昊九黎亂德苗三苗也舜時三苗不脩消命禹征

之如此之國太祖皆布德及之而兵威神靈震懼無外者言盡天下無有外矣善曰國語曰少昊之衰九亂德章

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不率女徂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干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葦

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履公羊傳曰王者無外超隆平於殷周鍾義皇而

齊泰向曰殷周湯武之朝也踵繼也義皇伏羲也泰天下

制焉東京賦曰踵二皇之遐武薛綜曰踵繼也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

澤如春翰曰王道三王之道也遐遠均齊也下之望上如草之仰雨上之惠下如春之降澤言和之至也

善曰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樂如河濱無洗耳
草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

下於許由由以為其言不善遂臨

河洗耳堯時有隱士年老常以樹為巢而時號巢父此等

之士皆我君化盡已入仕矣故河畔高山皆無也善曰

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

善乃臨河而洗耳毛詩曰墮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

謚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是以俊又來仕觀

國之光賢良曰尚書云俊又在官易云觀國之光皆謂時得

聖也仕於晉也周易曰王舉不遺才進各異方非一方善曰

左氏傳曰楚子囊曰晉羣舉不失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

選又曰不遺德刑社預曰遺失也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

於明堂傳曰辟雍天子學也明堂布政之處善曰左氏

毛詩曰矢其文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銑曰華說

德洽此四國

也綜理也孔子刪定詩書禮樂故云舊章善曰流俗已

見上華說已見文賦舊章已見東都主人王肅周易注曰

綜理事也左氏傳散樂移風國靜作富民康善曰康安也

曰舊章不可亡也散樂移風國靜作富民康善曰康安也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禮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神應休臻

下皆寧春秋說題辭曰盡精竭思國富民康也天神應休臻

屢獲嘉祥良曰休美臻至嘉善祥瑞也善曰尚書故甘

露作靈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銑曰甘露景星皆瑞應

發也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

甘露降鵲冠子曰聖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景星光

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

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其狀無常出

於有道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風於高岡向曰游龍鳴鳳亦

之國也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龜龍被文而見

山脊賦曰婉若游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

神女賦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此霸道之至隆而

計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此霸道之至隆而

至廣推曰聆聽也毛詩曰鳳皇鳴矣

雍熙之盛際韓曰雍熙和熙廣也善曰漢書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

熙然主上猶尚善本無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屬

濟曰沈深厲高也善曰難蜀父老曰湛恩注藏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廣雅曰厲高也采英奇於穴

陋宜皇明於巖穴良曰英奇皆賢才也皇明天子之詔也

舉英奇於穴陋尚書曰明明揚仄陋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巖穴已見上文此審子商歌之秋

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銑曰審威為商歌以干齊桓公呂望釣於渭水之陽周文王載

之以歸也綸即釣綸也善曰淮南子曰審威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効

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至磻溪之水呂尚釣屋下趨拜尚立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玄曰以繩為

之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向曰吾子謂玄微子也太秋太

平也陶唐堯舜是也不欲仕者問辭也善曰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陶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善本韓哉言乎韓

唐帝堯氏也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攬占予心

攬袂宜袖也善曰杜預左氏傳佐曰勸也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攬我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

蒞國良曰穆和也蒞臨也善曰史記曰漢興已來受命於穆清蔡邕釋誨曰生穆清之世稟淳和之靈毛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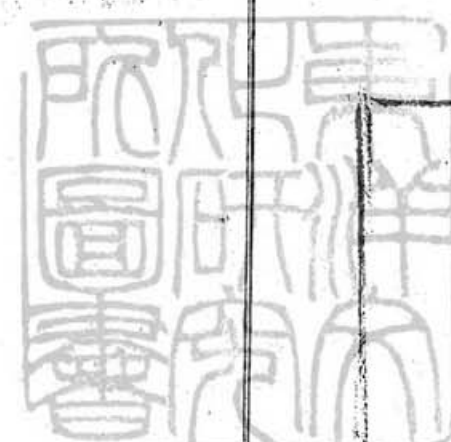
詩傳曰覽盈虛善本作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良曰盈實

蒞臨也善曰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言人但有質朴無治人之材也令善本

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銑曰廓爾開悟兒

善曰劉梁七舉曰先生昭然神悟霍介體輕楚詞曰進不入以離尤退將復脩吾初服公羊傳楚莊王謂司馬子反

日吾亦從子而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